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廿七之廿九

X
99
67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6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謁見

先容 簡傲

羣書要語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帛書
 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衙候起居之狀故
 謂之門狀續世說涓人如謁者涓潔主繫除之人也陳勝傳注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願望履幪下莊子侍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莊子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口將言而嘔噓韓送李愿序君出我久若相避野渡斷
橋非冠平仲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居非宰周公會許勇之所揚
誠齋與周益公書
先容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
不按劍相躬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鄒陽書

詩句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君來不遇我我去不逢君唐

詩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杜公卿朱門未開鎖我

曹已到有相隨杜玉川先生洛城裏杜門不出動一絕勸參留

守謁大尹言語纒及輒掩耳韓侯門見說深如海二十年來掉

臂行邵康節

古今事賞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爾之魯戒無以國驕人世家

矚亡往拜

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

來謁無益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戰國王難
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戰國策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七
忠言堂

乃肯臨臣

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執執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前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幸肯臨况

田蚡傳將軍乃幸肯臨况魏其詳見飲酒門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若無因以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百騎造門

晉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

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哉東方朔與公孫洪書

內謁徑入

前翟方進內謁徑入注猶今之通名也

迺幸左顧

淮南憲王傳子高迺幸左顧注猶言在顧

間闕

前諸葛豐傳問何闕逢諸葛

躡履出迎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攝具劍佩環珞襖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使解劍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更白勝之聞門延請木冠甚偉勝之躡履出迎

曳裾王門

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候謁值雨

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謁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徠小官屬上車下人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

反用立閭巷或曰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望塵不及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今敦煌曹真各之故老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真高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半面之雅

後漢書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不喜造謁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七 三

後漢并丹字太春受業太學京師語曰五經紛綸并太春未嘗
修刺候謁人張敷問之曰臣性不耐造請

不造二人

後漢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
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且留東閣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
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
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造門不見

後漢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
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
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艾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
猶握沫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
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不行報謝

張禹傳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詣荀朗陵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廼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世說

未嘗候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昔負一刺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錄

先謁其父

劉麟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為長史固辭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先

宜先謁家君冲愧謂其父

詣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二瓦椀杖坐太管門以杖撞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豈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乎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眾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逆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懷刺漫拔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懷刺漫拔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造門叙舊見故交門

載刺盈車

郭林宗傳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謁見遲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待軌鸞不輟軌請黃叔度乃獨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世說

不見黃生文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乘輿出迎

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名登龍門

荀爽嘗就謁本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迺得御李君矣膺以聲名自高上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

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真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卧不迎既入問鄉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還而起衣不及帶履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一干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道逢公謁

後神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約來相見

閣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壠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相苦之戚哉交傳

不見弟

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題門作鳳

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鳳字凡鳥也為忍俄頃

桓温謀不軌，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超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晚如此。」超傳

立鞭門幹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忱傳

前倨後恭

謝遏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賓不識主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鋤園，左右問馬君所。

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別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問遠來意

晉范注字女平，初為祖温女西長史。温征蜀還，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温北伐，注以失期免為庶人。注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温時方起，屈滯以願朝廷，謂注請已，傾身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注至，温謝其遠來意，注實來造端，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兄座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記爵里刺

魏夏侯淵十歲能屬文，讀書日千言。帝聞而詣焉，賓客百餘。

人人奏一刺書具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亦之一寓目
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醉不能見

魏常林傳注時苗字德胃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
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
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倒屣出迎

魏王粲蔡邕見而奇之嘗嘗眉髮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短小一坐盡驚

候見不盼

宋關康之隱居南平昌頗延之等候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

枕白石一塊而跣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入謁非是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奉迎神武
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葷脯食之謂問者曰本言
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
復通問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
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宋乎神武
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從橫之策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七 德壽堂
深見嘉納 雞跖集

終日奔謁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
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
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
與狎處即命食有入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
必盡 南史

不詣京尹

唐韋貴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
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
日詣實明白賀者至矣貴之唯唯不往

不與俗交

南里先生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
馬不務慶弔內外如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
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賞一束書琴竈筆床釣具擢船郎
而已所詣小不實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自作傳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
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善士謁見

王適聞李將軍善士乃躡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韓墓誌。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君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門者三百縑。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不可知也。乃勸炎避位。○遺縑門者。

請見不語。

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推。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自州。遂大治。

迎謁快快。

唐令狐峒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峒輕映。後出至迎謁。頗快快。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雖不以此黜死我。成映至。峒入謁。從容步進。不折首。屬戒。映以為恨。擢峒事。貶衢州司馬。

溺於客次。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訛。鳳街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冰髮。嶠詎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見客問事。

李財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關失。李宗諤。

謁見遭沮。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入辨。急初入謁。潞公

方坐廳事閱調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竟見運判勿訝輔之沮其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聞見錄

兩及吾門

輔之怒破架閣庫環亦無從按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

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曰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其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名臣遺事

鄙其請謁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

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滙

野服見客見致仕門

禮有隆殺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
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
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為
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
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
司矣義問之復謂煥曰微君始有失於潞公也

布衣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
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
踧踏起退及富鄭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
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稱效之紀聞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
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
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其肯足矣文正曰吾觀子
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
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
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東軒

相見不言

東坡在黃州。遂一隱士相見。但視博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博舍耶。

飲酣不見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飲。

坐春風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立寒雪

游揚初見伊川。瞑目而坐。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同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近思錄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見客端重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也。

坐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久而不傾。必貴人也。朱語錄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類苑

門題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遊齋閑覽

因徐辟見

以下係先容
黑著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因景監見

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周顯王紀

請為紹介

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注**相佐助也。史記

因介而見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歎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無先容

唐張行成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無先容也。本傳
沐髮不見。以下係簡傲

玉道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也。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

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自恃其貴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在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眾曰此見豪氣尚爾况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古今文集

雜著

門不停賓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

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解豎頭須致有圖友之謂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教之家聞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耻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顏氏家訓

上節度使書

房魯文粹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與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蟻蚋而貢土布衣有塵饑童無色蹇驢竭蹶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提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馬得施於世

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童寒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也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親朝政關
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
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齊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
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
語及其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朱文公客位榜見致仕門

冠帶出謁

符燁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交先生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
亦是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良以笑曰顯道亦出世間法某
幼聞劉諫議初仕時嘗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後又聞李先生云
楊龜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
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晒之要之冠帶為禮朱語錄

與湖北陳提舉

楊廷秀

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歆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
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
介紹或者以為騷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為替焉仰聞孔
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
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

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
替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古詩

贈張徐州謾

范彥能

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從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
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乘疵賤何獨顧衡闈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
為我西北飛

嘲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只今襍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頓感奈此何搖扇臂中爽流汗正
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

過弊廬值出不及見 十二月七日 司馬君實

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况如鄭廣文無甞藉賓位窮冬月破
千貴客聯玉轡傳騶肅里閭下場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牆
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居鄉大夫恨莫親帚箕星躔
回已高麟距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唱豈料瘦老翁能
冷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袖刺

劉彥冲

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廈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情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顰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真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披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一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高軒過二公大驚

尋山家

羊士諤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雞菜飛黃蝶

尋隱者不遇

魏野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謁客

張文潛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無兩語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律詩

鄭果州相過

王維

斜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辨麴飯，皇恐阮郎貧。

喜孫狀元訪

魏野

道同志貴賤，陋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著官。狂吟無所忌，靜語有餘懽。却恨歸公署，茅堂會宿難。

謁華州李相不遇

唐平曾

老夫三百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匹如閑看華山來。

謁李廓不遇

韋應物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見又空還。惟來詩思清入骨，門對寒

流雲滿山

謝寇相公相訪

魏野

晝睡方濃向竹籬，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開騎白馬到茅廬。

闍吏

司馬君實

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厚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詩話

東閣不見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志家息鍊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籬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榮陽卒唐詩紀事

獻其父詩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琬大夫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催入骨誰念高堂未授衣監

戒錄

典謁所阻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者阻因賦詩云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撫言

題并萬朝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于屏風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三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談苑

託寢不見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七

五

德壽堂梓

不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林之選青鎖高議

懶謁朱門

李觀初為大學官因上言新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云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小嫌不見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王忘客我今卒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鬢髭雖無性

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不預府宴登真輿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歸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

新編古今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七終

事類彙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知人

昧於知已 知已 不見知

羣書要語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為政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范雅傳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子知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不見知子曰莫我知也天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十四知我者希則為貴矣老子

詩句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山谷知已馬因回首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白集

古今事實

知人為難

皇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哉時惟帝其難之

人每信舉且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

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蔣幹說周瑜先覺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道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薨充參錄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相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嘗作黑頭公並本傳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冰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冰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登臺昂春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本傳

知其內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

家人恠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徐度却掃

知人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况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

皆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拉思會詞涉筆之際視所獲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陳議集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一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公不可寇問其故文靖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相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

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知其秉鈞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大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親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龍川志

知王荆公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魏公別錄

獻可任御史中丞。對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三衙
 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
 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
 下受其敝。劉諫議集：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
 害，曰：後當如是。及二十余年，無一不如公言。行狀：神宗將召用
 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
 辨，用之必亂天下。記聞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季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
 辭而智不充其辨，桓馬以重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家語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襄二十九

知我者鮑叔，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
 管仲為之，不食，不內藥，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叔。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木
 槨，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伸於知已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馱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已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何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哭無知已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與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左昭十

惜無知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莊子

破琴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說苑

伯樂一顧

伯樂一顧

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
先後者足下有意爲伯樂乎髡入言齊王大悅蘇子戰國策

行見其異

慕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慕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
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爲謝安所知安薨後撤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幾至不遇

習鑿齒有才桓宣武器之末二十四田爲荊州治中謝朓曰不遇
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莫知斯已以下係不見知

子擊落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深則厲淺則揭

束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
天下大平然後議其任耳庾傲疑作傳

獻玉遭刑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肌其右
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
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史記

遺絢不受

牛僧孺詰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坐
秀才發朱曰已去立命水將齎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啟對
揖回 幽閑鼓吹

自惜不遇

吉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 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 又見詩話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為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
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
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
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韓公輕已
出是怨之 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
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
商鞅之法而慎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聞其藝於洛下吾
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
者也擊而之三家之野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真哉京師
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
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
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

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答陳商書

韓愈

厚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被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也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此世人不奸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此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馮宿論文書

前人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定道也子雲豈正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為知雅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實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譏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仲蔚愛窮居，蓬舍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學所向。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詩話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連日，且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監漵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薛

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

附

羣書要語：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為語。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襄十四借譽左右。鄒陽傳：諸公與之不容口。晁錯傳：相與提衡言相提携也。杜周傳：王潤金聲蘭薰桂馥。賈王傳：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韓文：今子之來，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惜失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韓愈送王公序：君子隱惡而

揚善中庸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語

詩句山谷名聲荷朋友韓青冥送吹嘘韓薦士詩順物無瑕疵

古今事實

曹丘掄揚見書問門

稱述多過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惟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振十失伍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無惜齒牙一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本傳

吃吃不離口

韓愈答楊子書曰東野吃吃訟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更約已相親

耻言人過以下係隱惡

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訢之俗易風流篤厚刑志

掩匿人過

曹暴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本傳

不責小文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太司徒馬營重
遵謂西曹此人太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稽彦直有門生盜其衣彦直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門生慙而去之他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出曲能蔽風雨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入未嘗見別錄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黃魯直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
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詩予之過然少儀緣此詩
思大發

汝南詩文休靖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
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遊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
萬人敵吾早知有觀而未知有觀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
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百卧向壁挽來不能守
推去忽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詩畫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

久說項斯

雜著 以下係隱惡

不顯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嗾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入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捧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適耳吾遇子有禮矣

戒兄子書 見叔姬門

求比 依比同

羣書要語寫與女羅施于松柏 頗弁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左隱

六皮之不存毛將焉傅 左僖十四 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

擊之以葦若風至若折郊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擊者然也 荀

子 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為悒悒也 楊子 攀龍附鳳並乘天

衢 西漢序贊 蚤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 四子講德論 以肺腑為相 注如肺腑之相附着

也田蚡傳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休樾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楚人樹上大本小如專蓋狀為樾言多陰也淮城狐社鼠晉紀杜廳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中山王傳稷蜂不致社鼠不熏其所託者然也韓信外傳

詩句兔絲附蓬麻杜願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古詩依水類浮萍寄松如懸蘿潘安仁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盧秉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薛麟詩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

古今事實

屬託邑子

前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在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為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卿孺獨不為將軍地乎詳見飲酒門

我獨有二夫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飲酒看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二夫我獨有二夫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息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古今文集

雜著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悉蔓，木有繁條。緣根今附，帶葉今
 敷。由朱華燦，今上覆本幹。蔽今不昭，嗟今此木。幾歲幾年，而
 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
 艷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繁，蕙蘭自芳。芙蓉出污，而自麗芝
 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頊管，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
 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
 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豈不
 復萌葉，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荆與榛。荆榛易蒙
 密，百鳥掠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
 之并。翳蒼生可耻，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
 渡海食，應龍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萦。纏萦竟何者，荆
 榛與飛莖。

律詩

題木居士

韓愈

天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葉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更有無
 窮求福人。

求哀

求援

羣書要語同恤災危備救凶患左救人於危振人不贖太史公

自序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鄭昌書無公輔一言之薦

無左右為容之助中流失舫一壺千金鷓冠子哀窮悼屈韓文

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

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欲其死者則將

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韓文朝無一命之親路無回眸之

舊韓文歐陽詹哀詞

詩句愧無鶴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羽毛雲路相追攀韋應

物遺簪墮履應留念閉客如今只下僚羅隱

百命事實

肉祖求哀

楚子圍鄭二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夫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宣十二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貨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

佯死求脫

魏齊答擊范睢折齒摺齒睢佯死卷以箆置廁中使客醉者更

溺之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箆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

周紀

匿布廣柳見避禍門

藏趙復璧見避禍門

舉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十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咸死一等

門生求囑

晉王襄字偉光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襄屬令襄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蓋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十餘人安丘令以為誹謗出迎之襄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縣以為羞

不知救已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

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高
 導忠誠申效甚至帝納其言顛出道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
 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
 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及敦誅顛而導不言後料檢
 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流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顛傳

託鬼求援

晉羅友家貧之祿於桓溫溫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
 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遲溫問友答
 曰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
 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溫後以為襄城太守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求援與報仇

王子晉云佐獲得嘗佐聞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
 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
 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
 之載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
 罪其心瞑目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鄙
 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
 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

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顏氏家訓

與韋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之品彙匹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闕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猶頽之笑者蓋八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有力者遇之熱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乃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

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其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太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追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其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大阨窮躋隕隊發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之焉然猶仰首伸吭張口而視曰

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
念墜者之至窮錫焉獲之餘力飭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其
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
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
舉

古詩

早魚詞上苗相公

姚鵠英華

似龍鱗已足唯是欠登門日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
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由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真外

杜荀鶴

省得蓬蒿修謁初蒙知曾不自生疎侯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
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只憐無援遇吹噓而今足得成持
取莫使江湖却釣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終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冬

德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九
德壽堂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求富貴儒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滕文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志氣脩驕富貴道義重輕王公文中子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九 一 錄

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宋諸葛長民云**富九五福**一曰富洪範富家大吉家人

富潤屋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富而無驕

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云君子周急不繼富語小

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富觀其所與達

觀其所好天寶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

糟糠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同上今有無秩

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者歸也謂物

所歸仰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上謂之貴萬

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莊繕性重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玉璫青墀動則兩駟如舞坐則五鼎成列姜維張公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裴論潛夫論

詩句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太冲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

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

老門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爐山谷**富**比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杜**貴**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杜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太因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迎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傭耕較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米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東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齊記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賈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入此如博舍閱入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快之妹戲謂

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

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後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事

華封祝富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

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幣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訊曰：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家累千金。史

天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

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倚頓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倚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取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

而踰後質氏以酒劑而鼎食酒先禮反劑先乃反劍堂也濁氏人有乃劍劑主為酒劑之以胸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賈求名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妄載王充論衡

漿酒霍肉

鮑宣上疏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妓從賓客漿酒霍肉倉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
穴東觀漢紀郭况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
量珠玉王子年拾遺

塢中金銀

董卓築鄧塢高與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推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
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
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

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又之大僕與貴
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澤金崇以蠟代薪愷作
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
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
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
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怏然自失

王氏殖賄

晉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貧錢數萬久而未還其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賣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欲保富侈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林惟新麗飲食豐其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智知吉凶由入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窟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砥砢墊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守錢虜 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屢

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貴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組衣里 見萊鄉門

稽古之力 見學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稱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中書令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思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於黃紙盡處著一箇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歎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

欲青涼傘 見疾病門

官高愈懼 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 見儉門

貴不忘貧 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

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遂使。中心汲汲求富貴，又令下人力各競。鉅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孳意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曄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為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枯榮者，反覆殊未已。

律詩

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白日醉花邊。打鵲拋金盞，招入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窮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若溪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曲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象屏。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讀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落落落落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為左千牛軍將韜玉有詞藻有公于行云階前
莎綠毬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畫
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闕維走狗家世事拖
來皆佩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歲遂至丞郎據言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
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謁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
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全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
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
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為春夢婆
雜著 以下係富貴

貨殖傳叙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以年
攻剽推理却入作姦握家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
其實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攝利屣自
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
人焦神極能為車箱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取糶千里不取糶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
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荷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
杖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基隴繩畦坻粟京稼籌弄樹壁蕭
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懋而
專秩壺以禮既序既飾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柏塗得吾澗
塾得吾醉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出長嶠
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墉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

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一 傅書堂
頽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達，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腐勞振乏，青紵通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重奴，陷其說於壁間，勸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你一朝容。

京洛篇

鮑昭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貌冠蒼水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賞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花溝霜。權勢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知守貧賤，庶幾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便作邯鄲唱。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覩者滿道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提捷謂狎妻也或謂之

襤裂襤音樓衣壞貌或謂藍縷方言窶貧空也呂枕字林儒有

一畝之官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

儒行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

為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

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

長卿壁止之貧腹懷窮絕糲糧之級抱朴子室有垂簾國語華

露藍縷服度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楚世家無立錐

之地張良傳攻苦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豈但交友踈棄必

有家人謂讓顏延之庭誥闕修隨之養之庚金之蓄柳文朝營

夕用故無宿給語溪記微賤吾少也賤語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里仁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述而貧

賤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勝文有賤丈夫焉孟子

詩句兒餒呼郎罷妻寒怨黃砧唐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杜本賣文為活翻今室倒懸杜夜

字照蘇新垢衣生碧鮮杜今年貧到骨豪氣似元龍黃蚊蚋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王川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後山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獲脛杜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

故絮

古今事實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貧非德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屬係履而過。魏王、魏主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也。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魯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緦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莊子

緦袍不耻

子曰：衣敝緦袍，與衣狐貉者立，不耻者，其由也歟。

帶索而歌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

擊不釋而去

裘敝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踵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戰國策

以席為門見門門

囊牖繩樞

陳涉，雍牖繩樞之子，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褌

無甌石儲

楊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銚無煙

王褒家貧，土銚經日無煙，土銚，瓦錫也，蜀人呼釜為銚

衣食不充

臥牛衣中

郭林宗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參精廬，衣食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環堵蕭然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屨空

賣之為活

段湛家貧賣之為活後子弟多歷顯慶

班史質錢 見留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貨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鬼所笑

南史劉伯龍貧窶尤其常營什一之利勿見一鬼在旁大笑伯龍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 見非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藪淋積五十年為學不倦淋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迹

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默雖居清顯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解衣乃披其絮

雪中贈襦

謝朓常見江革時大雪見革敞絮單席朓學不倦朓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

方安衣意

隋袁文少時友黨過門方安衣尚衣意戲之曰統今綵今妻其

以風充曰惟締惟給服之無斃

羸餒亦其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節矣

饑不飽菜

孫樵曰饑不飽菜寒無絮衣

蓬實為麩

唐盧僊曰貧者置蓬實為麩蒼槐葉為齧

賣粟天涼

姜才少貧賣粟值天涼磨肉賣肉值天熱

貧屋無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醫屋賃僕之資無緡

袍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推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遣以鹿犢鹿
鞋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入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
甚傭書以自資常至齊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涑水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 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 以下係微賤

傳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塩魚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糶

樂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為人所掠賣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上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堅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超傭書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賣少君家貧為人所掠賣傳十餘家郭泰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役乎

王高書傭賃夜則燒磚

王猛鬻春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魏黃即其父嘗為縣卒及郎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名 裴潛傳

陳晉公怨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策歷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
之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王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
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東魯直
跋系奴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丁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
人蓋有味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宣宗有文

土王振自稱紫羅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為說其文意亦工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寒
禮薄義散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奔荒遐
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幻稚嘻戲土沙居非近隣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詞久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樂不繫徒行負負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
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岩穴隱藏
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沔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噓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士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
 縱其昏惑饜養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穀是用鷓鴣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德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築竈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
 子獨露居人皆休揚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自張擗齊而興
 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迷不去
 與我游息

釋特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汙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知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
 為車擇至乃空竇者以泓噴為稚量瓊華者以淺刺為鎗鎗拉
 答者有沉重之譽噤悶者得清勦之聲嗆嗆怯畏於謙讓聞其
 勇敢於饕餮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闔齒
 而遠視鼻齶鼻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無亦大問是誰力水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如敬承明誨服我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靡靡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糶輿糶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鄙人不敢問所途竊具舡與車備載糶糧曰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張風與雷爭光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耳聞聲音若嘯若啼若歔嚔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子初問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燥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朝壘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反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久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糶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倘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
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拱手覆羹轉
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言傷其次曰學窮
傲數與名摘扶杳微高拒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面醜心研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
復還言味卑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太癡人生

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
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羊皮旣於肥其慕彼糠糜天下
知子誰過于子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縹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
溪礪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其爲錢但恠
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志林

顏蠋巧於居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半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醉去曰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不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昔歛袂不掩
肘藜羹乏恒對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家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述邈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去

路枳棘寒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橫糊
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豈
爲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答云君不
知位重多憂虞北里有寒士囊橐繩爲樞出扶桑梨杖入卧輜
牛廬散戕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
收粟帛西帶鷺金珠朝營暮計笑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四
婦配四夫布裙行賃春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問且以酒
爲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養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有碍非逆
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大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
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浸藥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買
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飧此飧難自強
一鉢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
知白日下青霜今朝始驚呼白白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蘇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却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亦以卒窮至死漁隱

顏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納自纏裹論事直如絃觀書曲肱卧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輿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烏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饑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誥今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監戒錄

飯後鐘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椽。文莊識之。優待。穎公有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青箱雜誌

此詩見於青箱雜誌。其文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此詩見於青箱雜誌。其文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079